

杜志民
作品自选集

- 散文
- 诗歌
- 小说



内蒙古文化出版

杜志民
作品自选集

散文
诗 歌
小 说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杜志民作品自选集

著 者 杜志民

责任编辑 道尔吉

装帧设计 黄代安

出版发行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激光照排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报社印刷厂

印刷装订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报社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5.5

字 数 370 千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199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2000 册

ISBN7 - 80506 - 726 - 0/I·324

定价：26.60 元



杜志民，1944年生于山东省济南市，祖籍河北省清河县，1964年考入河北师大，攻读英语。毕业后，于1970年入伍。1974年调入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从事专业创作，1976年调解放军报社工作，现为《解放军报》高级编辑，大校军衔，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先后出版过《哨所风雪夜》、《阵地上的小花》、《山地风》、《和平之子》、《心系》等多部诗集、散文集和小说集，是军内外有广泛影响的作家。其作品艺术风格突出，语言别致，思想密度颇高，常有独见迭出。近几年来，其大部分业余时间用来进行散文随笔的创作研究，成果显著。

总 目 录

第一辑 随笔·杂文

袖手有态	1
鱼无趣	5
“知取予”者荣	8
“掉书袋”种种	11
近山而远水	15
最是难求好心境	19
珠江有弦唱大风	21
掌声不该响起来	24
读书说序	27
妈妈的心呀,鲁冰花	30
聚会	33
吾的四种自传	35
读书一法	37
同行人物志	40
缺德宜补	46
莫费人时	48
说交友	51
郑一其人其文	54
笔谈读书(六题)	59
听股市行情播报	65
莫谈打狗	68

平和大气,不事雕琢.....	73
何以治“青皮”	75
新年将近说贺卡	77
文化七题	79
海风山骨《长城长》	82
开栏寄语	87
为文明拍照	89
山地随笔	94
博白人物琐记.....	105
每见风骨画中立.....	109
大朗,有一座儿童文化园	112

第二辑 随笔记屑——话与画

(陈玉先配画)

随笔记屑(之一).....	120
随笔记屑(之二).....	172

第三辑 散 文

八年时间一个梦.....	211
从昆明到文山.....	213
记者站的小板房.....	218
第一次采访.....	222
我们之间仍相识.....	226
白色大楼.....	229
老山听歌.....	236
泪伴歌.....	239
宋国斌,他	241

战士弥小文	245
幸存者记	247
老山骆驼——访老山前线某部军工连	251
战地“白天鹅”	255
和平之子——和平年里访老山	258
天上一个海	270
海 鉴	272
山行例记	275
艺术的名字	279
二十三日读诗寄 G 君书	281

第四辑 诗 歌

战争诗的实验(周政保评论)	285
一个记者,一个诗人和一个战场	295
兰花辞	305
那一条静静的石头小径	310
主 峰	312
腥红的太阳	314
欲 望	315
山朦胧	317
残 缺	319
不忍看那双眼睛	321
死亡谷	323
母 亲	324
夜生活	325
遗 书	327
裸 体	328

独 立	329
麻栗坡陵园	330
世界发现了什么	334
伤 兵	337
亡曲三部(组诗)	341
赵怡忠之死	341
袁琪之死	346
诗人之死	352
完整的世界	357
山地风(组诗)	373
风雨启示录	373
山榆·古桑	376
大地上的雁行	378
深 冬	380
听 风	382
回 答	384
断 壁	386
又见军旅(组诗)	388
军都山的名字	388
七百米黄土带	389
造世说	390
鲜亮的感受	391
半个中国	392
又见军旅	393
唱给一个植树的老人	395
我爱这一片土地	397
走向山冈	399

草叶	401
水兵对诗人的教诲	403
艇长室哟艇长室	406
手推车的轮子,在滚动	408
花市	410
深圳印象	411

第五辑 小说

自序	413
心系	420
青楼黄金粥	431
三眼镜	441
冰儿	445
云哥	451
苍榆	457
笔记小说系列:	
秋访	460
孝子	463
乡俗	466
新屋	468
善良	470
山地风	473

袖 手 有 态

袖手，词典里文雅地解释：“藏手于袖筒”是也。读白了就是：揣手。

在我们的军营里，即使寒冷的冬日，你也看不到袖手者。

条令条例里有这方面的规定，不仅不能将手袖起，插兜亦不准许。偶尔有背手的长者，一定是前来视察的资深首长。一般的士兵和基层军官儿都不敢弄这个姿势。士兵，特别是立正的士兵，不仅不敢把手背过去，还要把中指贴紧裤缝，以示军人姿态，训练有素。所以说，人民军队是长城，不是破烂砖头。

常见的袖手者，多在军营之外。城市里原本很少，这几年忽然多起来。改革开放，农村人口大量涌人城市，“打工仔”、“打工妹”以及建筑大军的泥瓦匠们，仍有家乡习惯。难怪人们一眼便猜出这些人的来路，他正袖着手呢！即使天气并不十分寒冷，即使在一派很现代化氛围里，他们说袖也便袖了，像随地吐痰很容易就“随便”了。这事不用费脑，所以干起来容易，比“方便”还方便。不过，在北方农村，袖手，则显得更为朴拙也更有诗意。冬日农闲下来，农人们围拢一道，谈天说地，讲神评古，倘或扯扯寡妇门前的是非，光棍夜半的痛苦，含饴弄孙的快活，以及“议一议政”什么的，口吻大都诙谐幽默。譬如，前些时在一城郊农村听到的袖手农人的对话。一是讲城里人笑话的，说某日一年轻女士来到肉店，问：“有鲜猪肉呀，切3斤！”店主刀起刀落如数将肉交于女士。女士左右瞅过半天，忽说“好是好，可我不要！”店主生疑：“这可是刚弄来新

鲜的！”女士仍摇头不止。店主激动，拍胸宣誓：“向毛主席保证，决无注水！”女士这才笑道：“我是想看看3斤肉，多大的一块。最近我减肥去了3斤。”二是有点议政的意思。甲说：“早晨广播里说，美国议会又在搞什么名堂。议会是弄啥的？”乙说：“议会，都不知道？议会，就是大号砂锅！把各种各式的意见‘烩’到一块儿急火温火地炖它个王八羔子！”钱钟书说“无渎不笑”，农人的幽默，是真幽默。

通常情况下，袖手本用是避寒。三九严冬，身上的其他部位都被厚重的棉袄棉裤保护着，而手却冻在外面，要御寒，最好的办法就是统统将它们袖起来。所以，在农村，特别是旧时的冬日农村，墙头、檐下，除劳作之外，你完全看不到人的手。手被严密地藏度起来。劳动人民最知道手的珍贵。但凡事总有旁逸斜出的，在并不寒冷的时候，农人们往往仍习惯地将手袖起，成为暖洋洋太阳底下的一道风景，一种人生姿态。这姿态，好极！与背手比，它没有滞后感表征的所谓迟缓和衰萎；与插手比，于潇洒之外又凭添了几分悠闲自在；与垂手比，则又现出一切“均不在话下”的王者之风，即使傲慢的“卡迪拉克”从对面驶来，他依旧是轻轻抬一抬拢起的袖筒为其指路，并不将手伸出作激动状，更不会口流谗涎若干。实在讲，他压根不羡慕这个，因为他不知道这喝油的玩意儿为啥惹得恁多人为之倾倒，甚至把它放在“爹”的位置上鞠躬如也。他惟羡慕邻居家那头能驮水拉磨的黑驴。

对于农人的这种姿态，笔者心仪已久，以为是一般城里人学不来的。你看他有事没事总那么袖着，表情苦涩却心情恬淡，大有“宠辱不惊，得失无意”的坐派。其超然物外的形容，是城里人在“双休日”里也难找到的。城里人常爱说休闲，一家人跑到郊外作即兴旅游，说是放松了呵放松了，其实内心里有永远不能放松的东西；说是愉快了呵愉快，其实愉和快的只是双脚和两目，内心还是

“庭院深深”般的孤寂难耐。眼前的景儿再好，也比不上百货公司买东西，花了钱，理直气壮地拿走。山好，给你，你背得动吗？水好，你端得走吗？景儿好，你带走的最多不过是几张带色的照片儿？人一旦从美丽婀娜的风景区两手空空返回到蜗居，那份刚刚获得的好心境不久就会晴转多云，无言的痛苦加深一层。农人亦有痛苦之时，但他们懂得于痛苦之后袖手。手，只要那么一袖，仿佛一下子把一切都安顿妥贴，旋即又回到原本欢乐的世界。照旧是一日三餐往下过，照旧是春种秋割、喷药施肥，瓜棚树下，负暄笑谈，像已故诗人海子诗中所写：“双手劳动，其乐无穷！”

而许多城里人，两手摆出的是另一姿态。

报载，报屡次载：某人失足落人湖水，大喊救命，周围却少有人上前搭救。甚至有搞“市场经济”的“黑手党”，不慌不忙地讨要高价。此时，水里的人懂得命比钱值钱，要多少得给多少，虽然自己未必有太多积蓄；岸上的人懂得钱比命值钱，给再多也嫌少，虽然他未必缺钱。千钧一发之际，关于金钱和生命的对话，主题鲜明且况味盎然。这叫道地的袖手旁观！却与农人的袖手非是一路。农人，不要说是活人掉到水里，就是小鸡仔掉进粪坑也不会懈怠。城里人之袖手的表现常常非举止，而在取意。这种取意，已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袖手，仅是“旁观”的前置词。所以也就没有了原本意义上的自在和闲适，更缺少人生层面的积极内涵，与人类文明无涉。

还有一种人的手，不是袖着，而是伸展开来的。这是时下国人都熟悉的，跑官要官者的手。那双手一直就这么伸展着，十分耐心又十分焦灼。肥肥地油膏丰厚的大巴掌，远看近看像乞丐，却比乞丐虚伪、滑稽。乞丐乞食，是饥饿所迫，生存之必需。按照古语“饮食男女”之道，没饭吃的人第一要义是找饭吃，然后才是找媳妇。虽然都是伸手讨要，但说不上光荣，也算不得耻辱。而伸手要官者情状就大不相同，其索其乞，属名利地位金钱权柄，“更上一层楼”

的东西，完全没有生存必需，更非为人民服务。所以其思想没有境界，大不如那些袖手的农人百姓，甚至丐者。

在街头社区，芸芸众生间，最常见的，是有手而不动手，或说不想动手者。手，成了摆设，成了多余。与“前朝多少兴衰事，留与后人袖手看”相比，人家虽则袖手，却毕竟在“看”。看，有分析的意思在，因此是动在其中。而前者却是一律地不加“参与”。邻里闹架，姑说已直嫂说其曲，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只要旁边的人拉拉袖子张张嘴矛盾兴许就化解了，可是他不，硬把吵闹当音乐！实际上，日常生活中许多举手之劳的事，只要大家肯作一芹之献，至少袖手而不旁观，给予正眼一瞥，那么，精神文明“重在建设”就有了一丝希望。

近闻一笑话，也与袖手有关：某日一青年外出乘车。车上，双目直盯着前面的少妇观看。时间久了，少妇起疑，遂骂：“德性！”青年仍旧盯她，仍不作声。待被骂急了，青年才说：“你的钱包！偷儿下车了。”少妇沮丧无比，而同行者纷纷上前紧握青年双手，道：“咱们真是同志啊，一样地沉着冷静！”看来，城里的袖手者为数不少，只是与农村相比，同为袖手，仪态不同尔！

鱼 无 趣

这个题目，可能会乱了读者眼目。所以，若允我自嘲，以“鱼无趣”为题，不是不可以“犹可说也”的，亦可以于最初的乱目情势下求得读者的谅解。取题的原因，是读《羊城晚报》“花地”副刊（1995年5月8日）登出的一篇文章。文章作得不一般，不一般，是作者不仅有知，更重要的是有识。举一例说明，如他论休闲与闲适有所不同，见解说“雨打芭蕉，本身是一种休闲，但一个文化人凭窗静静地听之，境界就上升成为闲适。日本古典俳句：古池塘呀，青蛙跳入水声响。本身虽含些禅味，但更多的还是休闲，俳人芭蕉君将之写出如此的诗句，品之咏之，就成了闲适问题。”看了这篇文章，是我也想闲适一回，于是说说我的养鱼。

我的养鱼，是不喜而养之。我的一位亲戚搬家，由城中心向三环外迁移，有的东西搬不走，或不愿搬，这鱼和缸就留送给我。这说起来有点被动，是不欲为而为之。鱼养起来，趣便也来了，无趣是后来的事。为了扣题，避有趣而只谈无趣。

先说无趣之一，是名不符实。亲戚留给我的鱼，名为“地图鱼”，北京官园鱼市有售，一对成鱼，高不及叁寸，低不能一百零五。人之喜养，是其体表有类似图形状的花纹，以颜色分，计有两种，一种是黑红图案的，一种全红。直观，以头一种较好，因为贴近斑斓多彩，悦目。又因它出生地远，属南方热带鱼，所以常使北方人视为高贵。但在我看来，高贵的地图鱼，却是名实不符的。其一，是我认为，“物以稀为贵”并不准确，不准确先是不实，地图鱼虽出身

于热带水域，所指是其先祖，而目前的“地图鱼”却是一个变种，且生活于北京，是量大而不是稀少，所以“物以稀为贵”不实。不贵而被误视为贵，就名实不符。当你向人夸赞你养的是几条（高贵的）热带鱼以示比养其他小金鱼更高雅时，你便很容易落得个欺世盗名。如若不信，你可抚缸细察，你的本应生活于20度以上热带水域的鱼儿正混游于冰冷的自来水中，你的原本以食活物（小鱼小虾）为主的鱼儿却能饥不择食，吃颗粒饲料，腥臭弃物。此刻，再有人羡慕地向你询问“养的这是什么鱼”时，你只能老实地回答：北方鱼，北方地图鱼。看得透的东西常常因失趣而无趣。其二，还是我认为，名不符实，就理论，就更不简单。（孟子·告子》上说：“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就正身而言，凡名不符实而仍旧重名者，日久天长，则易养就恶德。恶德害己，是必从君子跌入小人群里，遭唾骂和遗弃的。国人有重名不重实的陋习，昔日为然，如今为烈，交几百元钱，得一个诗星的伪冠，交几千元进名人世界大典。名能买，名便成为商品，其实用价值几何？难说。再说无趣之二。人们养小的宠物，大都为欣赏。这就带来一个问题，被赏欣者必是美或奇，才有被养的可能。而对于养者，又得学会欣赏，这也很要紧。一个问题，两个方面，须分说。其一是被欣赏者，太多，还是举鱼为例。鱼的被欣赏或说可以被赏，或外形的，如体型和色相，容易满足，人们的挑选也多关注于此；有深一层的，是被欣赏者要有态。态是内在的，与外形比较，更能引起人的长时间愉悦，使之进入高一级的享乐，是为闲适。态，在人，属风度、资质范畴，李渔讲女人有态，三分漂亮可增至七分，无态，七分漂亮可降落到三分。态是火之焰，灯之光，玉石之宝气。所以，漂亮须天天化妆才有，而态则是自然而然的青春永驻，美丽长存。而鱼呢，虽无历练，但亦是有其态的；天命所定，行“顺帝之则”，通常应表现为温和与优雅。说问题的另一方面，是欣赏者，即养殖者，必须学会欣

赏。言为学，是因为欣赏是艺术过程，是艺术造境中的神游。这神游，不易。不易在必得有知为基础的识，必得有想象为阶梯，上升，腾飞。故神游非人人所能。现在，再回到我的养鱼而无趣，是这几条“地图”，虽色相形体不坏，却是少态。本是优雅的，温顺的优雅是游动的曲线，是和谐的无声音乐，亦是齐白石老人笔下的“心闲气静时一挥”。如此，你便可赏了，而且赏后会有所得。但我的“地图”却不然，常于温饱足食之后大动干戈，利器虽仅是嘴，却恶相毕现，凶神恶煞，两相交铩，鱼嘴如了狼嘴，咬之不放，气未消时则体色大变，明丽的红色顿时变为混沌的土黄，墨黑则浅淡若灰，更不幸的是每次交战，必有伤失，是体表的多处鳞片剥离，露出惨白的皮来目不忍睹。我只有问我，怎么神游？又欣赏什么呢？更不幸的是不幸终于不能停止。——哲学向我走来，“矛盾无处不在”，“窝里斗”。矛盾无处不在，是革命大师的实践归结，力量大。而在我，是怕。怕有根源，年青时的怕是常遭两败俱伤，文化大革命时期，矛和盾的结果，是耽误了学业和前程，英语系的学生却弄不通章道珍的语法，更不能成为翻译。年近老境后，怕，是体力与心力都不足，矛盾起来，只有招架之力，于是自知之明，既无扛鼎之力，就干点缚鸡的小事，常向往的则是“无事此静坐，有福好读书”，在故纸堆和新纸堆里，做白日之梦。偶能“情动于中”地举笔写写，也就有了安身立命的颇佳感觉。“地图鱼”的饲养，却破坏了这一心境，使相识而笑、莫逆于心的一局和棋变残，悲乎哉非你而我！所以，要写文章，我只能写“鱼无趣”。

非但无趣，简直是无聊而至生厌。

“知取予”者荣

瞒不过读过杂书的学人，这题目中的“知取予”有来源，源是宋人罗大经的《鹤林玉露》，内曰：“廉贾知取予，贪贾而不知取予。”与时下的反腐倡廉有联系，但不是一回事，后者特指政治一面，是告诫为官的，前者则专指为商。若读白，则是好的商人既懂获得又懂付出，贪商则不然。那么，我得其寸进其尺，为“知取予”者加冕，称之为“荣”，为什么？这说来有缘由。

缘由繁多，叠床架屋，要说清不容易，或很不容易。无奈，这里只好取“丢芝麻抱西瓜”之法，说说个头儿大的。首先想到的是四字真言：劳动光荣。这劳动之“荣”，依大处说，最是荣在创造了人类自身，推动了社会鼎盛发展，乃至“常衣蕴麋，仅以过冬。暨春东作，自暴于日”（《列子·杨朱》）的宋国田夫也是这样，更高级的如时下的办公司、运作市场更不例外。总之，荣者是荣于以己之体力或脑力益及大众和大众赖以为生的环境，进一步言，是力行者得了好的口碑好的名誉，仁德是也。所以荣誉一词，博大精深。廉贾（商）因也是劳动者，不免地也获光荣。理说完，再说事。是近日我到北京甘家口市场购物，付半月工资换回一件可心的棉衣。因可心，就常于人前事后道那摊主的好处：他（她）们乘火车、拎大包，从迢迢南国办来货物，教我等安坐茶室的北国之人坐享其成，有了御寒的衣服，我得谢他们。这谢，就是假人名誉而来；进一步，可心再加价格合理，就又给了人以好的名誉。若允回味，这誉又何来？自然是摊贩们的汗水加辛劳，也还包括了我所认定的“价格合理”。说到